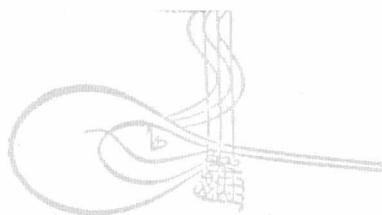


阿拉伯通史

第十版

[美] 菲利浦·希提 (Philip K. Hitti) 著 马坚译

(下)



HISTORY
OF
THE ARABS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第四编

阿拉伯人在欧洲：西班牙和西西里岛





第三十四章 西班牙的征服

493

穆斯林对于欧洲西南门户伊比利亚半岛的出征，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是阿拉伯人所从事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战争标志了穆斯林在非洲和欧洲的扩张达到高峰，正如突厥斯坦的征服标志了穆斯林在亚洲和埃及的扩张达到极点一样。

哥特王国
被摧毁

无论就进军的迅速还是就成功的圆满程度来说，此次深入西班牙的远征，在中世纪军事编年史上都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第一个侦察队，于710年7月，在欧洲大陆差不多最南端的一个小小的半岛上登陆，计有步兵四百人，骑兵一百人，全是柏柏尔人，队长泰利夫^①是穆萨·伊本·努赛尔的侍从，穆萨是伍麦叶王朝驻北非的著名长官。这个半岛，现在叫塔里法，就是因泰利夫而得名的，原来叫泰利夫岛^② (Jazīrat Ṭarif)。穆萨约自公元700年起担任长官，他从迦太基以西的地区，把拜占廷人永远驱逐出境，而且把他征服的地区逐渐推向大西洋，这样替伊斯兰教世界取得了一个侵入欧洲的根据地。公元711年，穆萨派遣他的自由民柏柏尔人塔立格·伊本·齐雅德，统率着由七千人（大部分是柏柏尔人）组成的大军，进攻西班牙。所以发动进攻，是由于看到泰利夫取得成功，看到西班牙西哥特王国内部有纠纷，同时也是由于战利品的引诱，而不是由于存心征服。塔立格在一座峭壁前面登陆，那座峭壁后来被称为Jabal Ṭāriq（塔立格山），这是Gibraltar（直布罗陀）这个名称的由来^③，塔立格因此得以名垂青史。相传他渡海的船只是由一个半传奇

① 泰利夫是阿拉伯人还是柏柏尔人，无从考证。参阅 Maqqari (Leyden), vol. i, p. 159; ibn-Khaldūn, vol. iv, p. 117; ibn-'Idhārī, ed., Dozy, vol. ii, p. 6; tr, Fagnan, vol. ii, p. 7; Akhbār Maj-mū'ah fī Fatḥ al-Andalus, ed. Lafuente y Alcántara (Madrid, 1867), p. 6 (text) = p. 20 (tr.)

② Idrisi, Dhikr al-Andalus (Nuzhat al-Mushtāq 的要略) 由 Don Josef A. Conde 编译 (Madrid), 1799 年马德里版，第 11、35、44 页。

③ Idrisi, p. 36.

494 式的人物——休达^①的伯爵朱利安^②供应的，在休达，海峡只有十三英里宽。

塔立格补充了自己的兵力之后，统率着一万二千人，于711年7月19日，在詹达礁湖^③岸边巴尔柏特河口^④，与罗德里克王的军队遭遇。罗德里克曾废黜前王，篡夺了王位，前王是威帖萨的儿子^⑤。西哥特的军队，虽有二万五千之众，却被完全击溃了，这是由于国王的政敌们叛变的缘故，他们的首领是前王的叔父奥帕斯主教。罗德里克的下落，是一个谜。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编年史的普通说法，是他失踪了。

在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穆斯林们在西班牙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几乎等于在西班牙游览。只有西哥特武士所统治的城市，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塔立格统率大军，取道埃西哈，向首都托莱多前进，同时派遣几个分遣队，去进攻邻近的各城市。南方的塞维利亚设防最坚固，塔立格有意地避开了这个城市。一支纵队攻克了阿尔奇多那，没有遭到一点抵抗。另一支纵队，克服了埃尔维拉（坐落于现在的格拉纳达所在地的附近），这个地方也是不攻而下的。由穆基斯鲁米（罗马人或希腊人）统率的骑兵所组成的第三支纵队，进攻了科尔多瓦。后来变成穆斯林首都的这座城市，经过两个月的坚决抵抗后，终于投降了。据说投降的原因，是一个牧人不忠于祖国，他向围攻者指
496 出了城墙上的一个裂口^⑥。马拉加没有抵抗。在埃西哈发生了这次远征中最猛烈的战斗，结果是侵略者获胜。西哥特的首都托莱多，是被某些犹太居民出卖掉的。711年春天，塔立格以一支侵略军的将领身份出征，到同年的夏末，他已变成半个西班牙的主人公了。他摧毁了一个完整的王国。

① 休达（Ceuta）是西班牙名词，是从阿拉伯语的 Sabtah 变来的，阿拉伯语又是从拉丁语 Septem（t）变来的。这个城位于古代的 Abyla 山顶，这座山是 Septem Fratres（七兄弟）山脉的一支。Idrīsī, p.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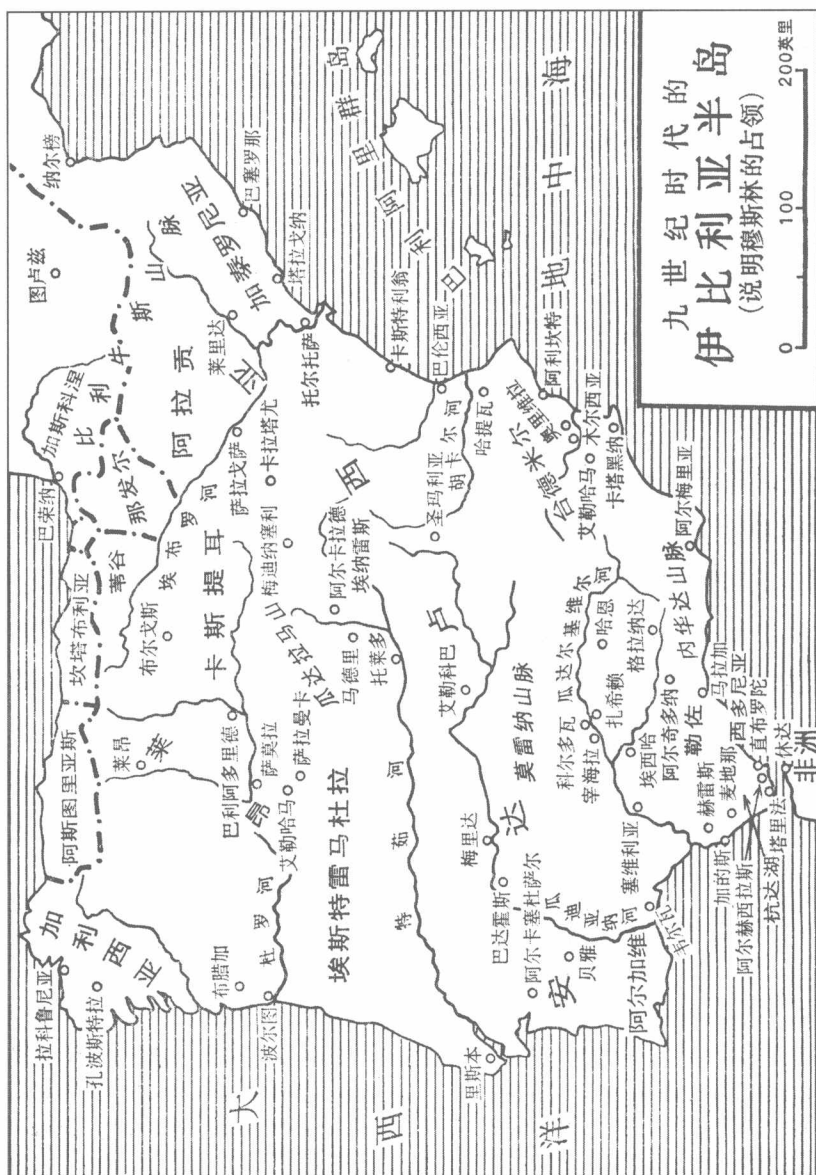
② 阿拉伯人叫他 Ulyān, Balādhuri, p. 230 = Hitti, p. 365；又叫 Yulyān, Akhbār, vol. i, p. 4；ibn-‘Idhāri, vol. ii, p. 6；Maqqari, vol. i, p. 159；ibn-‘Abd-al-Ḥakam, ed. Torrey, p. 206；又叫 Yūliyan, ibn-Athīr, vol. iv, p. 444。依照 Francisco Codera 的改造，他的真名是 Urban，或 Olban（见他所著的 Estudios Críticos de historia árabe española, ser. 2 [Saragossa, 1903] p. 47）。朱利安为什么要与阿拉伯人合作，一般的说法是他的美丽的女儿弗洛林达被罗德里克强奸。这完全是杜撰的。实际上，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的全部历史，都被西班牙和阿拉伯的编年史家大加渲染了。

③ 阿拉伯编年史简称为 al-Buḥayrah（湖）。

④ 这条小河现在叫萨拉多河（Salado）。阿拉伯人把它叫做 Wādī Bakkah（Lakkah），变形为 Guadilbeca，因此与 Guadelete 相混淆。参阅 Stanley Lane-Poole, *The Moors in Spain*（New York, 1911），pp. 14, 23。

⑤ 罗德里克的名字在阿拉伯语是 Ludhriq, Lazriq, Rudhriq；威帖萨的名字是 Ghayṭasah, Gbūṣishah 等。Maqqari, vol. i, pp. 160, 161；ibn-‘Abd-al-Ḥakam, p. 206；ibn-‘Idhāri, vol. ii, p. 8；ibn-khaldūn, vol. vi, p. 117；Akhbār, p. 8；Mas‘ūdi, vol. i, p. 359。

⑥ Ibn-‘Idhāri, vol. ii, pp. 10—11；Akhbār, p. 10。参阅 Maqqari, vol. i, pp. 164—165。



穆萨渡过
海峡

穆萨嫉妒自己的助手所取得的那种出乎意料的、惊人的胜利，所以，统率着一万名^①纯粹由阿拉比亚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于712年6月，冲进了西班牙。穆萨故意挑选塔立格所避开的那些城市和要塞，如麦地那·西多尼亚和卡莫纳。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和文化中心，而且曾做过罗马的省会，这座城市曾坚决抵抗到713年6月底。但最顽强的抵抗却是在梅里达。经过一年的围攻之后，这座城市终于在713年6月1日，被用猛攻的方法攻破了^②。

穆萨在托莱多或其附近，会见了塔立格。史书告诉我们，他在这里鞭撻了他的这个部下，而且给他带上了锁链，因为在远征的早一个阶段里，他就下令停止前进，塔立格却不服从命令，硬要一意孤行^③。但是，征服的工作继续进行。穆斯林的军队，不久就到了北方的萨拉戈萨，而且向着阿拉贡、莱昂、阿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高地挺进。同年秋天，在辽远的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韦立德，把穆萨召回去，并且要以不向上级请示为罪名，加以惩罚，正如穆萨对待自己的柏柏尔族的下级一样。作为非洲的长官，除哈里发外，穆萨再没有上级了。

凯旋的行
列

497

穆萨把第二个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留下来，担任新征服地区的司令，然后从陆路慢慢地向叙利亚前进。伴随着他前进的，有他自己的官员和西哥特的亲王四百名，他们头戴冠冕、腰系金带，后面还跟着一群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无穷无尽的仆从，他们的任务，是搬运数量庞大的战利品^④。这个庄严的行列，在北非自西向东的凯旋旅行，成为阿拉伯史学家中意的论题。关于此次旅行的描绘，使人想起罗马将领班师回朝的古代画面。令人难忘的消息，早已传到大马士革。穆萨到了太巴列，就接到素莱曼的命令，叫他推迟到达首都的时间。素莱曼是有病的韦立德的弟弟和继任者，这位候补的

① Tabari, vol. ii, p. 1253. 别的史料说人数是一万八千。

② Ibn-‘Idhāri, vol. ii, pp. 15—16; ibn-al-Athīr, vol. iv, p. 447; Maqqari, vol. i, pp. 170—171. 参阅 ibn-al-Qūṭīyah, *Ta’rikh Ifrīqiyyah al-Andalus* (Madrid, 1868), pp. 9—10; tr. Julián Ribera as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España* (Madrid, 1926), pp. 6—7, tr. O. Houdas as “Historie de la conquête de l’Andalousie” in *Recueil de textes et de traductions*, etc. (Paris, 1889), vol. i, p. 226.

③ Ibn-‘Abd-al-Hakam, p. 210; ibn-‘Idhāri, vol. ii, pp. 17—18.

④ Ibn-‘Idhāri, vol. ii, pp. 21—22; ibn-‘Abd-al-Hakam, pp. 210—211; ibn-al-Qūṭīyah, p. 10; Pseudo-ibn-Qutaybah, *Qiṣṣat Fath al-Andalus* (taken from *al-Imāmah w-al-Siyāsah*, and issued as supplement to ibn-al-Qūṭīyah) pp. 138, 140 以下。参阅本书第235页（这里的页码是指原书的页码，下同。——译者）

哈里发，希望凯旋行列在他即位后到达首都，给他增添光彩^①。

715年2月，穆萨进入大马士革，跟他来的还有满身珠翠的西哥特亲王们。他显然受到韦立德优渥的接待。正式的接见，是在壮丽辉煌的伍麦叶清真大寺里隆重举行的，这件事是得胜的伊斯兰教史上最热闹的场面。西方的几百名皇亲国戚和欧洲的几千名战俘，向信士们的长官表示臣服，这是破天荒第一遭。穆萨向哈里发献上了很多战争纪念物，其中有一张华丽的桌子，相传是侍奉所罗门的精灵制造的。据说罗马人从耶路撒冷把这件无双的艺术珍品运到他们的首都去，后来，西哥特人又在那里把它拿走了。西哥特历朝的国王，都用宝石装饰这张桌子，而且要赛过前一朝的国王。这件宝物原来收藏在托莱多的大教堂里，主教企图带着它逃跑，塔立格可能是从主教手里夺得的。据说，穆萨在托莱多从塔立格手里接管这件珍品的时候，塔立格暗暗地把一条桌腿藏起来，现在当着哈里发的面，他戏剧性地把遗失的桌腿拿出来，以证明这件珍品是他从敌人手中缴获的^②。

有许多成功的阿拉伯将领都曾遭遇厄运，同样的厄运也在等待着穆萨。穆萨失宠韦立德的继任者，叫他遭受到极端的凌辱。不仅让他站在烈日下受体罚，以致他精疲力竭，而且还没收了财产，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最后我们听到，征服了非洲和西班牙的这位老将，后来竟然在希贾兹的一个偏僻的乡村瓦迪·古拉当乞丐^③。 498

西班牙现在变成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省区了。西班牙的阿拉伯名称，是安达卢斯^④。在这个半岛上，只有北部和东部几个小地区，还有待于穆萨的直接继任者去征服，只有比较少的反叛，留待他们去镇压。这个半岛是中世纪时期欧洲最美丽、最广大的省区之一，仅仅七年的工夫，整个半岛都被征服了。征服者至少要在这里逗留几百年。 关于征服西班牙的解释

这个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胜利，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不难从前面粗略的叙述中看出来。首先是民族之间的鸿沟还没有消除，因为五世纪初叶，作为条

① 参阅 'Abd-al-Wāḥia al-Marrākushi, *al-Mu'jib fi Talkhis Akhbār al-Maghrib*, 2nd ed. R. Dozy (Leyden, 1881), p. 8; tr. E. Fagnan as *Histoire des Almohades* (Algiers, 1893), p. 10.

② Ibn-Khallikān, vol. iii, pp. 26—27; ibn-al-Athīr, vol. iv, pp. 448—449; Maqqari, vol. i, pp. 167, 172; ibn-'Abd-al-Ḥakam, p. 211; *Nabdhah min Akhbār Fath al-Andalus* (ext. *al-Risālah al-Sharīfīyah ila al-Aqṭar al-Andalusiyyah* and published as a supplement to ibn-al-Qūṭīyah, Madrid. 1868), pp. 193, 213. 参阅《天方夜谭》第272回。

③ Maqqari, vol. i, p. 180; ibn-Khallikān, vol. iii, p. 27.

④ 从语源学上来说，这个词是与凡达尔人 (Vandals) 有关系的，他们在阿拉伯人之前征服了这个半岛。

顿族的野蛮人进入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西班牙—罗马的居民之间，隔阂很深。哥特人经过长期的奋斗，才取代了先来的斯威维人和凡达尔人的地位，这些人原来也是入侵的日耳曼游牧民群。西哥特人是以独裁者，而且常常是以专制君主的身分统治这个半岛的。他们是阿里乌斯派^①的基督教徒，直到 587 年，他们当中才有一个名叫列卡德的，接受了土著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土著怨恨异端派的哥特人的统治。土著中包括大批的农奴和奴隶阶级，他们对于自己难以忍受的命运，当然是不满意的。这个被奴役的阶级，对于侵略的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与侵略者合作，这是毫不足奇的。我们还应该提及居民中的犹太成分，哥特族的国王，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迫害，使他们与人民群众互相疏远。当局一再力图强迫他们改奉基督教，612 年国王曾下令叫全体犹太教徒到教堂去受洗，违令者驱逐出境，并没收全部财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穆斯林入侵者在西班牙境内进军之际，会把几个新征服的城市委托犹太教徒代为管理。

我们还应该记住，哥特族王室和贵族中间政治上的争论，再加上内部的倾轧，已经破坏了国家的基础。六世纪末叶，哥特的贵族已经变成领主。穆斯林入侵，恰巧是在贵族中篡夺王位者登基的时候，因此，这个篡夺者就被失国者的亲戚出卖了。被废黜的国王威帖萨的儿子阿契拉，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他认为阿拉伯人是为他的利益而战的，托莱多被征服后，他收回了自己在托莱多的财产，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在这里继续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他的叔父奥帕斯，升任首都教区的大主教。至于朱利安在此次征服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是被过分地夸大了。

在比利牛斯山脉外

萨拉戈萨的陷落，扫除了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比利牛斯山脉，仍然存在，穆萨并没有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尽管阿拉伯的某些编年史家把这件功绩也记在他的账上，而且说他胸怀大志，希望越过“法兰克人的地方”，通过君士坦丁堡，而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握手^②。在欧洲杀开一条血路的梦想，虽然狂妄，而且离奇，但是也很可能掠过阿拉伯入侵者的脑海，因为他们关于欧洲的地理知识，并不是很丰富的。实际上，在 717 年或 718 年初次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却是穆萨的第三个继任者侯尔·伊本·阿卜杜勒·赖哈曼·赛盖菲^③。

① 阿里乌斯派是基督教教派之一，因创始人阿里乌斯（Arius，260—336 年）而得名。此派的主旨是信仰神父和神，不同一体，故基督的地位，当次于神。——译者

② Maqqari, vol. i, p. 175; ibn-Khaldūn, vol. iv, pp. 117—118。

③ Ibn-‘Idhāri, vol. ii, pp. 24—25; ibn-al-Athīr, vol. v, p. 373。

由于受到法兰西各修道院和各教堂丰饶的财宝的诱惑，由于看到梅罗文加王朝^①主要官吏和阿揆坦地方的公爵之间存在内部倾轧，侯尔开始了对法兰西的袭击，他的继任者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继续进行这种袭击。720年，在哈里发欧麦尔二世的时代，赛木哈攻克了塞普提美尼亚，这本来是已经灭亡的西哥特王国的属地，随后又攻克了纳尔榜，即阿拉伯语的艾尔卜奈，这座城市后来被改造成一座巨大的城堡，设有兵工厂和军需厂。第二年，他企图攻下阿揆坦的厄德公爵的驻地图卢兹城，但是，有效的抵抗使他失败了。赛木哈在此战役中“殉教”，即在对非穆斯林作战中阵亡了^②。一个日耳曼的君主，在对穆斯林作战中获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阿拉伯人后来在比利牛斯山脉外的许多次进军，都没有成功。

向北方的最后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远征，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阿卜杜勒·加菲基所指挥的，他是继赛木哈之后担任西班牙省长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于732年孟春，跨过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向北挺进。他在加龙河岸上击败厄德公爵后，猛扑波尔多，把那里的教堂焚毁了。烧了普瓦蒂埃城墙外面的一所会堂之后，他向北推进，到达图尔附近。图尔有高卢人的使徒圣马丁的坟墓，所以是高卢人宗教上的首都。那里的还愿物，对于侵略者无疑地曾经是主要的吸引力^③。

图尔战役
500

在这里，在图尔与普瓦蒂埃之间，在维埃纳河与克勒恩河交汇处，阿卜杜勒·赖哈曼与夏尔·马泰尔遭遇了。夏尔是梅罗文加王朝宫廷的侍卫，厄德公爵曾请求这个王朝给予援助。夏尔是骁勇的，他后来获得的绰号马泰尔（战槌），就可以表明他的英勇。他打败了许多敌人，而且，迫使在阿揆坦行使独立政权的厄德公爵不得不承认北方法兰克人名义上的统治权。夏尔在名义上并不是国王，他只是赫列斯塔尔的培平的私生子，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国王。

阿卜杜勒·赖哈曼所统率的阿拉伯军队和夏尔所统率的法兰克军队，在七天之中，面对面地摆开了阵式，渴望着交锋的时刻赶快到来。法兰克军队大半是步兵，身上披着狼皮，乱蓬蓬的头发，垂在肩上。小冲突不断发生。最后，在73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这位阿拉伯统帅首先发动了进攻。在酣

① 梅罗文加王朝是高卢的第一个法兰克王朝，约于公元500年建立，于752年传给喀罗林王朝。——译者

② Al-Dabbi, *Bughyat al-Multamis fi Ta'rikh Rijāl al-Andalus*, ed. Francisco Codera and Julián Ribera (Madrid, 1884—1885), p. 303.

③ Dabbi, *Bughyah*, p. 353.

战中，法兰克的战士们，肩并肩地站着，构成一个空心的方阵，他们坚固得像城墙一样，紧密得像冰块一般，这是一位西方史学家的描绘^①。敌人的轻骑，屡次冲锋都失败了。他们不让路，光用大刀，把冲锋者砍倒。牺牲者当中就有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夜幕终于把双方的战士隔开了。次日拂晓，敌营中的安静，引起了夏尔的猜疑，他想敌人一定会有什么诡计。他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真实情况。在夜幕的掩蔽下，阿拉伯人早已悄悄地抛弃帐篷远遁了。夏尔就这样获得了胜利。

501 晚期的传说，把普瓦蒂埃或图尔战役加以渲染，过分地夸大其历史的重要性。穆斯林却很少提及此次战役，对他们来说，这次大战已变成“殉教者的铺道”（*balāt al-shuhadā'*）^②。对基督教徒来说，此次战役意味着他们永久的敌人在军事命运上出现了转折。吉本^③和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说，假若阿拉伯人在此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会是些清真寺，而不是些大教堂；你在牛津和其他学术中心地听到的，会是《古兰经》的讲解，而不是《圣经》的解释。据现代的几位历史作家看来，图尔战役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④。实际上，这次战役，什么也不能决定。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浪潮，以直布罗陀海峡为出发点，几乎向北方澎湃了一千英里，已经到达一个自然的停顿。他们精疲力竭了，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势头了。内部的倾轧和构成穆斯林军队的两个民族成分之间的猜忌，对于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军队的士气，开始产生影响了。我们即将看到，在阿拉伯人中间，并没有一致的情绪和目的。在这个地点，穆斯林的确被阻止住，但是，在别的地方，他们的侵略仍在继续进行。例如，他们于734年夺取了阿维尼翁，在九年之后，又掠夺了里昂；直到759年，他们才放弃了对战略基地纳尔榜的控制。图尔附近的败北，虽然不是阿拉伯人停止北进的真实原因，但是，它标志着胜利的穆斯林的军队所能达到的极限。在先知去世后一百年内，他的在大马士革的继任者的领域，已经变成一个世界帝国，版图之大，东起中国，

① André Duchesne, *Historiae Francorum scriptores*, vol. i (Paris, 1636), p. 786.

② *Akhbār*, p. 25; Maqqari, vol. i, p. 146, l. 3. *Balāt* 是一个外来词，是经叙利亚语，而从拉丁语或希腊语的 *platea* 或 *palatium* 而来的。这个名词通常用于地名，特别是在西班牙（Idrisi, pp. 32, 59）。在这里，是指战场而言，因为此次战役是在一条罗马人的铺道上进行的。这个名词相当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节的“铺华石处”。

③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ed. Bury, vol. vi, pp. 15 以下。参阅 Lane-Poole, pp. 29—30。

④ Edward Creasy, *The 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 new ed. (New York, 1918) pp. 159 以下; S. P. Scott. *History of the Moorish Empire in Europe* (Philadelphia, 1904), vol. i, p. 306. 参阅 Henry Coppé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Spain by the Arab-Moors* (Boston, 1881), vol. ii, pp. 19 以下。

西至高卢^①。

西班牙穆斯林队伍中两个派别之间的倾轧，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凭着这个线索，就能了解从732年图尔战役起，到755年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于西班牙为止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这个线索就是在北方的阿拉比亚人（通常称为穆达尔人）^②和南方的阿拉比亚人（也门人）之间的那种古老的宗派之争。也门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接受十叶派的观念；穆达尔人是支持逊尼的正统派的。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作为阿里派的也门人，自然同情新的政权，穆达尔人则仍然效忠于已经垮台的伍麦叶的家族。在征服西班牙后，柏柏尔人从非洲大量地冲进这个半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接受了哈列哲派的主义，表示拥护哈列哲派，他们不仅反对伍麦叶人，也反对阿里派，此时他们构成了一个最富于扰乱性的因素。他们诉苦说，他们的同乡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却被分派到西班牙中部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人却独占了安达卢西亚最美好的省份。

不满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叛变。柏柏尔人暴动的火焰，在几年之内（734—742年）十分炽烈，从摩洛哥传布到盖赖旺，此时已蔓延到西班牙，从而威胁了一小撮阿拉伯移民，他们大有被根绝的危险。741年，哈里发希沙木，派遣一支由二万七千名叙利亚人组成的军队，去镇压非洲的叛乱^③。这支军队的残余（约占全军的三分之一），在伯勒只·伊本·比什里·古舍里的统率下，渡过海峡。这些叙利亚人又变成了移民，他们的野心和私心，表现在他们效忠于伍麦叶王朝的事业上。他们把一个新问题引入到一种本来已经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去。伯勒只夺取了政府，使他的部下驻扎在首都科尔多瓦。后来，这些强横的叙利亚人，又分散到各处去。希姆斯分队驻扎在塞维利亚；巴勒斯坦分队驻扎在麦地那·西多尼亚和阿耳赫西拉斯；大马士革分队驻扎在埃尔维拉地区；肯奈斯林分队驻扎在哈恩地区^④。在732年到755年短短的二十三年期间，西班牙的省长更换了二十三次之多，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政局的混乱达到了什么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不可能在北方敌人的

① 参阅本书第215页。

② 穆达尔和赖比耳原都是北方阿拉伯人。这两个部族被包括在集合名词麦阿德人之中。参阅本书第280页。

③ *Akhbar*, p. 31. 参阅 *ibn-Dūtiyah*, pp. 14—15; *ibn-‘Idhārī*, vol. i, pp. 41—42, vol. ii, p. 30; *Marrākushi*, p. 9。

④ *Ibn-al-Qūṭiyah*, p. 20; *ibn-‘Idhārī*, vol. ii, p. 33; *ibn-Khaldūn*, vol. iv, p. 119; *ibn-al-Athīr*, vol. v, pp. 204—205; *ibn-al-Khaṭīb*. MS. in R. Dozy,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a littérature de l’Espagne*, 1^{re} ed. (Paris, 1881), vol. i, app. ii, pp. vii-viii.

503 领土内有很大的进展，虽然在这个期间曾进行过几次远征；还有，就是某些长官在战争中“殉教”了^①。

艾米尔的
职位

半岛的政府是在一个叫艾米尔的掌握之中，他的政权几乎是独立的，尽管在名义上他归驻在盖赖旺的马格里布（北非和西班牙）总督管辖。在某些情况下，他由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直接任命，并由哈里发管辖。穆萨·伊本·努赛尔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即安达卢西亚的第一任省长，选择了塞维利亚（阿语 Ishbiliyah，伊什比里叶）做省政府的所在地。他跟罗德里克王的寡妇艾吉罗娜结了婚，此时她的名字已改为温木·阿绥木（umm ‘Āsim，阿绥木之母）。据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②，这位基督教的新娘，说服了她的丈夫，依照西哥特王朝的习惯，戴上王冠，并且把接见厅的门头降得很低，去见她的人必须鞠躬而入。她还坚决要求，把她的宫内小教堂的门头也降得很低，让阿卜杜勒·阿齐兹有事到那里去找她的时候，也鞠躬而入，仿佛是在做礼拜。围绕着这些新措施的传闻，张大其词，说穆斯林的省长已变成了基督教的皈依者，这些谣言传到哈里发素莱曼的耳朵里，就使得西班牙的第一任穆斯林长官遭到了谋杀。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于716年，发生在塞维利亚附近的圣·鲁菲纳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当时大概已改做清真寺了。他的首级被送到大马士革，让他年老而悲惨的父亲也见到了。

三年之后，短命的省长名单上的第四位省长，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把省政府迁到科尔多瓦^③（Qurṭubah，古尔图伯），这座城市，注定要成为西方的伍麦叶王朝灿烂的首都，达四百年之久。赛木哈在瓜达尔基维尔河^④上建筑了科尔多瓦大桥，桥基是古罗马建筑的残存；他还重新测量了全省的土地，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赛木哈去职后不久，省长的职位就变成了一块骨头，穆达尔人和也门人为争夺这块骨头进行了流血斗争。这两派最后想出了他们都认为是最高明的主意：轮流执政，由他们两派的成员各任省长一年。

由穆达尔人中选出的第一任省长，是优素福·伊本·阿卜杜勒·赖哈

① Ibn-Khaldūn, vol. iv, pp. 118—119; Maqqari, vol. i, pp. 145—146.

② Akhbār, p. 20; ibn-‘Abd-al-Hakam, p. 212; ibn-al-Qūṭiyah, p. 11; ibn-al-Athīr, vol. v, p. 14; ibn-‘Idhārī, vol. ii, pp. 22—23; Maqqari, vol. i, p. 178. 参阅 pseudo-ibn-Quṭaybah, pp. 169 及以下。

③ Nabdhah, pp. 206—207, ibn-al-Qūṭiyah, pp. 12—13. 参阅 ibn-‘Idhārī, vol. ii, p. 25; Maqqari, vol. i, p. 190.

④ 这条河的名字 Guadalquivir 是从阿拉伯语 al-Wādī al-Kabīr（大山涧）演变而成的。

曼·菲海里^①，盖赖旺的建立者欧格白的后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于746年批准了这个任命^②。到了年终，优素福却拒绝让位给也门人的候选人，他继续霸占省长的职位达十年之久^③。755年末，他到北方去镇压一次暴动，在那里接到消息，说一个伍麦叶王朝的青年，名叫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最近已在格拉纳达南边登陆，正在途中，他将来接管省长的职位。而西班牙历史上新的、重要的一章就要揭开了。

① Akhbār, pp. 57 以下, ibn-al-Athīr, vol. v, pp. 286—287。

② 参阅 pseudo-ibn-Quṭaybah, p. 188。

③ Ibn-al-Abbār, *al-Ḥullāh al-Siyarā'* (*Notices sur quelques manuscrits arabes*), ed. Dozy (Leyden, 1847—1851), p. 54; ibn-al-Athīr, vol. v, p. 376。

505 第三十五章 伍麦叶王朝在西班牙的王国

一次戏剧
性的逃亡

750年，在阿拔斯人以屠杀伍麦叶家族的成员来庆祝他们的即位的时候^①，幸免于难的极少数人中，有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②，他是大马士革第十位哈里发希沙木的孙子。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到处流浪，好容易才逃脱了阿拔斯人的间谍们时时警惕的眼睛。他的九死一生的故事，构成了阿拉伯编年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轶事。阿卜杜勒·赖哈曼原来躲避在幼发拉底河左岸一个游牧人的帐篷里，他的流亡生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有一天，阿拔斯人的黑旗子，突然在那个帐篷的近旁出现，阿卜杜勒·赖哈曼带着他一个十三岁的弟弟，猛地投入河中，拼命地向彼岸游去。那个小弟弟，显然是不善于游泳的，游到河中间，他听信了追缉者答应特赦的话，又游回来，就被杀害了；他的哥哥继续游过去，终于安登彼岸^③。

阿卜杜勒·赖哈曼拖着沉重的两腿在向南方去的路上走着，他在巴勒斯坦遇见了被他释放了的又忠实、又能干的自由民白德尔。他在北非，好容易逃脱了优素福·菲海里的亲戚（当地长官）的暗杀。他无依无靠，一贫如洗，从一个部族流浪到另一个部族，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这个不受法律保护之徒，在755年，终于逃到了休达。他的舅父们是柏柏尔人，就住在休达附近，他们保护了他。他在这里派遣白德尔过海峡去，跟住在埃尔维拉和哈恩两个城市里的叙利亚分队谈判，他们是大马士革人和肯奈斯林人。那些部队的首长，都是伍麦叶王朝的旧部，他们许多人都欢迎这个良好的机会，愿意在所有的叙利亚人都尊重的一个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叙利
506 亚人把也门人争取了过来，这不是由于也门人喜欢阿卜杜勒·赖哈曼，而是由于他们怨恨自己的有名无实的省长优素福。于是大家派了一只船去迎接那

① 参阅本书第二十二章“最后的打击”一节、第三十一章“在西班牙”一节。

② 古代的基督教编年史家，把他的名字误写成贝厄毛吉阿斯（Benemaugius）。

③ Akhbār, pp. 52—54; ibn-al-Athīr, vol. v, p. 377。

位新领袖。伍麦叶的这个苗裔，身材细长，鹰鼻，有着稀疏的红头发^①，为人刚毅、勇敢，受过王室最好传统的训练，他不久就掌握了错综复杂的局势。优柔寡断的优素福，企图用种种丰厚的礼物和诺言，来使这个新的觊觎王位者满意，甚至应许让他做自己的女婿，但都失败了。南方各城市，一座跟一座地开门迎降，没有一座进行抵抗的。约旦分队驻在的阿尔奇多那^②，巴勒斯坦分队所驻扎的西多那省，希姆斯的阿拉伯人所住的塞维利亚，都真心地欢迎这位亲王^③。

当阿卜杜勒·赖哈曼和他的支持者向着科尔多瓦的方向挺进的时候，优素福正向着塞维利亚的方向前进。在战斗快要开始之前，有人才注意到这位亲王没有自己的军旗，塞维利亚的也门人的首领艾卜·萨巴哈，就临时做了一面旗子，就是把一块绿头巾绑在矛头上^④。据文献的记载，这就是西班牙伍麦叶王朝军旗的起源。

攻克科尔多瓦

756年5月14日早晨，敌对的两军，交战于瓜达尔基维尔河岸上。当时，马在西班牙还是希罕的，尽管两方面的战士大半骑在马上，而阿卜杜勒·赖哈曼体会到，他的部下有些人担心他会逃跑，所以，坚决要求用自己所骑的马去换艾卜·萨巴哈的老骡子^⑤。战斗很快就见了分晓。优素福和他的大将逃命去了。攻克科尔多瓦后，宣布大赦。阿卜杜勒·赖哈曼毫无困难地制止了对首都的劫掠，而且把败北的省长的眷属，置于自己豪爽的保护之下。

控制科尔多瓦，并不意味着控制穆斯林的西班牙。逃亡的省长在北方继续煽动叛乱，直到最后他终于在托莱多附近被杀死了^⑥。托莱多城到764年才被攻陷。在阿拔斯王朝代理人的鼓动下，也门人和十叶派的叛乱，连绵不绝。柏柏尔人的暴动，费了十年的时间才镇压下去。柏柏尔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阿拉伯上级独占了所征服土地的最大份额。这位新省长先前忠实的支持者，此时已变成敌人，必须迅速设法对付。塞维利亚的酋长，曾以军旗和骡子供给阿卜杜勒·赖哈曼，使他获得胜利，他也在一次暴动中丢掉了自己的头领。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得力助手白德尔，失掉自己的财产，本人被放逐到一个边远城市。

穆斯林的西班牙变得巩固和太平 507

① Ibn-ʿIdhārī, vol. ii, p. 50; ibn-al-Athīr, vol. vi, p. 76。

② 这是山区省份赖吉俄省（Regio，阿语名称 Rayyah 之讹）的省会；Yāqūt, vol. i, pp. 195, 207。

③ Ibn-al-Athīr, vol. v, p. 378; ibn-ʿIdhārī, vol. ii, p. 48; Maqqari, vol. i, p. 212。

④ Alhbār, p. 84。参阅 ibn-al-Qūṭīyah, p. 26。

⑤ Akhbār, pp. 88—89; ibn-al-Athīr, vol. v, p. 378。

⑥ Ibn-al-Abbār, Hullah, p. 55。

内部的敌人与外部的敌人，互相勾结了起来。761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大胆地任命阿拉义·伊本·穆基斯为西班牙的省长。两年之后，阿拉义被处斩了，他的头颅被保存在食盐和樟脑里，用一面黑旗包着，跟他的任命状一道，被运送到麦加去，交给正在朝觐中的哈里发曼苏尔^①。曼苏尔从前曾把阿卜杜勒·赖哈曼叫做“古莱氏族之鹰”^②，此时他大声说：“感谢真主，在我们和这样一个敌人之间，安置了大海！”^③据说，阿卜杜勒·赖哈曼甚至准备了一支舰队，要从阿拔斯人的手中抢夺叙利亚，但因内部出了问题，才没有开出去。

查理曼的
对手

777年，东北的阿拉伯各首领之间，结成了一个难以轻视的联盟，这个联盟的领导人，是巴塞罗那的长官，一个蓝眼睛的人，是优素福·菲海里的女婿。这个联盟甚至邀请查理曼来订立盟约，共同反抗西班牙的新省长。查理曼被认为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盟友^④，因此，成为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天然敌人。查理曼于778年穿过东北部西班牙边界而进军，深入到萨拉戈萨^⑤，但是，那座城市坚决抵抗，而他国内的敌人又在威胁着他的政权，因此，他被迫撤退。在撤退的“悲惨的道路上”，经过比利牛斯山隘的时候，法兰克人部队的后卫，遭到巴斯克人和其他山居民族的攻击，他们的兵员和辎重，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⑥。他们战死的将领中有罗兰，他的英勇的抵抗，因《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⑦而流芳百世，这首歌不仅是早期法国文学的珍品，而且是中世纪最动人的史诗。实际上，阿卜杜勒·赖哈曼已证明自己是西方的这位最强大的君主的对手，也证明自己是东方的那位最伟大的统治者的对手^⑧。

508

一个独立
的王国

在打败各式各样的敌手的过程中，阿卜杜勒·赖哈曼建立起一支四万多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受过高度的训练，兵员主要是从非洲招募来的柏柏尔人，他就依靠他们的忠贞，来撑持自己的宝座。他知道怎样利用高

① Ibn-al-Qūṭīyah, p. 33。

② Ibn-ʿIdhārī, vol. ii, p. 61; Maqqari, vol. p. 213。

③ Ibn-al-Qūṭīyah, pp. 33—34; Maqqari, vol. i, p. 215。

④ É. Lévi-Provençal, *Histoire de l'Espagne musulmane*, vol. i (Paris, 1950), p. 121。

⑤ Akhbār, p. 113。

⑥ Éginhard, *Charlemagne*, ed. and tr. Halphen, pp. 29—31; ibn-Khaldūn, vol. iv, pp. 123—124; ibn-al-Athīr, vol. vi, pp. 7—8。

⑦ 《罗兰之歌》是法国的文学作品，约在1100年写成，以夸张的手法描写查理曼的侄子罗兰的事迹。——译者

⑧ 参阅 Coppée, vol. ii, pp. 167—168。